菅义伟“收官”之行暗藏玄机

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吴寄南

日本传统的剧场里除主舞台外，还有一条从观众席左侧直通向主舞台的花道。这是主角登场、退场的必经之路。因此，日本社会习惯用“最后的花道”来形容政治家卸任之际的“个人秀”。

吴寄南

9月24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将赴美出席美日澳印“四边机制”首次首脑会晤，并分别与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他在不到半年里第二次访美，也是他卸任前最后一次出访。

那么，此访到底是无可奈何的履行公事呢，还是卸任前暗藏玄机的“收官”之行呢？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1 内政外交双重失衡

问：菅义伟在过去一年里处理复杂的内政、外交议题，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答：2012年迄今，菅义伟在日本政坛扮演了两大角色：一是辅佐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官房长官，二是日本第99任首相。前者给人们的印象是沉稳持重、游刃有余，后者则是顾此失彼、连遭败绩。他刚上任时的内阁支持率接近70%，到卸任前却跌破30%。无奈之下，菅义伟只好放弃连任，日本“一年一相”的行列里将“再添新丁”。

若回顾菅义伟这一年来的施政表现，可以用两个“失”来概括——内政失策，外交失衡。

菅义伟在内政上是想有所作为的，诸如新设数字化厅，降低手机资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等等。但他最大的失败是未能有效管控新冠疫情。菅义伟上任之初力推“Go to travel”（去旅游），本意是想振兴疲软的内需，结果却造成疫情的大规模蔓延。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在9月1日突破150万例，官方承认医疗体系已濒于危机状态，超过13万名患者不得不居家等待收治。

同时，日本经济增长乏力。2020年和今年第一季度都是负增长，第二季度好不容易有了1.9%的正增长，却在西方七国集团中垫底。自民党之所以在今年以来的历次选举中均遭惨败，原因就是菅义伟在“疫情”和“经济”这两场考试中都交了“白卷”。

外交领域原本是菅义伟的“短板”，这一年来却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他在加快对美“一边倒”步伐的同时，屡屡在中日关系上逾矩越轨，制造麻烦，打破了日本多年来在美、中两大国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局面。

从今年3月的日美“2+2”会谈，到4月菅义伟访美期间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日本都触碰到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不仅如此，菅义伟内阁多名成员在涉港、涉疆问题上也有不少干涉中国内政的出格言行。2018年以来好不容易重返正常轨道的中日关系，在菅义伟任内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局部倒退的局面。

日本一位前驻华大使很早就对日本外交发出提醒，认为如果日本有一天走到了不得不“选边站”的地步，那就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如今，这句话似乎已应验了。

2 鹰派势力加速抬头

问：外交失衡的局面，还有哪些深层原因？

答：日本人点评菅义伟：他是大公司里一个非常尽职的总务部长，却绝不是董事长的料子。这一点评有一定道理，背后还有三个深层次原因。

首先，菅义伟管控能力下降，导致自民党内鹰派势力就对华政策肆意搅局。安倍执政后期，尽管自民党内鹰派议员对其改善对华关系颇有怨言，但慑于“安倍一强”的威势，不敢公开叫板。但菅义伟上任后，随着其内阁支持率日渐走低，菅义伟对自民党的管控也越发疲弱。这让自民党内鹰派势力蠢蠢欲动，在失去约束和“天敌”的环境下急剧膨胀，最终“绑架”了整个自民党。

其次，日本国内恐华厌华情绪抬头，对强势政治家的期盼让鹰派势力抬头。由于中日综合国力对比越来越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再加上日媒对华负面报道持续发酵，日本民众中恐华厌华情绪抬头，对华亲近感已跌至谷底，人们期盼能有强势政治家带领日本走出困境。这就造成了鹰派政治家竞相采取对华强硬态度、而越强硬就越能凝聚人气的恶性循环。

再次，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诱发日本鹰派势力敲打中国的战略盲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继承特朗普的遏华反华路线，且更加注重拉帮结派。自民党鹰派势力想当然地认为，如果美国拉上盟国一起围堵中国，中国将难以招架。

3 保守趋势难以扭转

问：日本即将进入“后菅义伟”时代，外交失衡的局面是否会改变？

答：自民党定于9月17日进行总裁选举的公示。眼下，正式表明参选的有前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及现任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现任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还在犹豫。但不管是谁当选新总裁和首相，也不管其内政上会推出哪些新举措，目前这种外交失衡的局面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其理由有三：

一是从各主要候选人涉及外交政策的表态来看，亲美疏华、对华强硬是共同特征。岸田文雄表示自己上台后将把应对中国作为“首要任务”，扬言要新设负责人权事务的首相助理，建构针对潜在敌人的导弹攻击能力；河野太郎在担任防相时曾明言中国是“威胁”，参选后则指责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应通过增强自卫队和深化日美同盟予以应对；高市早苗更是一再宣称自己当上首相后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二是不管哪一位候选人当选，执政基础都比较脆弱，外交政策“翻篇”的概率并不大。日本在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这三届长期政权后，分别出现过长则十余年、短则五六年的动荡期，内阁更迭像“走马灯”一般频繁。菅义伟卸任将开启第四个动荡期。在动辄换“帅”的情况下，新首相为维持政权不得不跟“风”走，迎合保守的舆论氛围和“鹰”派势力，在对华政策上很难做出符合客观实际、适应时代潮流的改革。

三是日本政治劣化的趋势日益凸显，政治家普遍缺乏长远视野和综合平衡的意识。从1996年日本在众议院选举中正式引入“小选举区”制度后，政治家“保鲜期”越来越短。以自民党为例，现任众议院议员中当选三次以下的有126人，占总数45%。“剧场政治”的盛行导致朝野政治家都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博取眼球、确保当选上，但在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上的创新意识日渐低下，普遍缺乏中长期视野和内外平衡的思维。

4 消极影响恐将持续

问：菅义伟此访，将给继任者带来什么影响？

答：菅义伟的座右铭是“只要有意志就有出路”。凡是认定了要做的，必定不惜一切代价付诸实施。因此，尽管他不得已放弃连任，但绝不会自甘沉沦。此次访美虽是早就安排好的，但菅义伟会将这次华盛顿之行作为“最后的花道”，让自己在政坛上再“秀”一把，以图“一箭三雕”：

第一，消除美国对日本政坛换“帅”的忧虑。鉴于菅义伟访美10天后便会卸任日本首相，不能不引起美国对日本这一盟友是否靠得住的担忧。菅义伟将通过与拜登的会晤，在介绍日本政坛走向的同时，重申日本对美国的忠诚和一贯的承诺不变，特别是日本将在对华政策上和美国保持战略一致，让美国放心。

第二，夯实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的基础。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是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07年首倡，得到美国的赞赏，并决意将它发展为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亚洲版北约”。在菅义伟任内，“四边机制”在今年初举行了首次视频会晤。这次参加面对面的会晤，是推动这一机制迈向机制化、常态化的关键一步。

第三，给继任总裁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菅义伟是自民党历史上唯一不是派系领袖的首相，卸任后未必能像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那样发挥幕后操盘手的作用。但如果这次华盛顿之行能与美、澳、印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不管是谁入主首相官邸都必须接受和履行，则意味着菅义伟还能在政坛继续发挥影响。

菅义伟这次“收官”之行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尚难预言，但在他首相任内开启的日本外交失衡局面，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东亚地区而言，其消极影响都是肯定无疑的。

深海评

德国选情剧变，谁会是默克尔的接班人？

郑春荣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8月以来，德国的选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民党的支持率迅速提升，不仅追上此前势头很猛的绿党，甚至还超过了支持率长期居首位、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以至于默克尔也罕见发声，企图挽救选情。

社民党为何反超？

去年8月，在德国各政党中，社民党率先推出了总理候选人，即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茨。此举显然是想利用肖尔茨高企的个人民调支持率，来拉动社民党不温不火的民调表现。

但是，肖尔茨个人的光芒对社民党的选情并没有保障。在肖尔茨出任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后，社民党的得票率也依然低迷，民调支持率始终停留在15%到16%之间。好在社民党内并未自乱阵脚，党内并未有多少对选择肖尔茨的质疑。

直到今年7月，社民党的竞选策略终于得到了回报。在竞争对手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和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相继犯错后，肖尔茨的可靠、稳健和接地气成为了“稀缺品”。不仅肖尔茨本人相对于其他候选人的优势越发明显，而且他的个人支持率也终于带动了社民党，将民调支持率拉升到了25%左右的位置。

而绿党和联盟党的候选人相继“掉链子”，拖累了其所在政党。社民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竞争对手的犯错。

联盟党为何走低？

联盟党总理候选人起初之所以难产，主要是因为联盟党内部担心基民盟主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长拉舍特的低民调支持率，会拉低联盟党本就走弱的支持率。在今年4月拉舍特艰难成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之后，联盟党的支持率已一度走低。好在绿党的“人气”候选人贝尔伯克因“简历门”跌落神坛，反向助推联盟党得票率反弹。

然而好景不长，拉舍特在洪灾视察现场的大笑，使其“总理相”尽失，联盟党支持率也随之一路走低。雪上加霜的是，眼见选情告急，联盟党内甚至爆出了是否要临阵换帅的讨论，进一步削弱了拉舍特的威信。

更为严峻的形势是，拉舍特作为默克尔政治遗产接班人的角色也在某种程度上丢失了。

作为联盟党的候选人，拉舍特试图证明自己并非默克尔的翻版。而社民党候选人肖尔茨将自己彻底化身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强调其与默克尔总理共同取得的执政业绩，试图通过蹭默克尔的热度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虽然被联盟党斥之为“偷窃（默克尔）政治遗产的行径”，但肖尔茨的策略显然取得了成功，迫使默克尔本人也不得不亲自下场，指出肖尔茨与其本人的本质不同。不过，立场保守的肖尔茨给人的印象就是奉行所谓“默克尔主义”的政策。因此，默克尔总理的撇清努力并未能取得明显成效。

德国人不求稳了？

目前，社民党的支持率呈上扬态势，而联盟党和绿党则显示出继续走低的趋势。为了扭转颓势，拉舍特在大选最后冲刺阶段推出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未来团队”助选，试图弱化个人不利形象的影响，寻求以联盟党的政策主张制胜。

然而，德国此次大选的竞选过程表明，候选人个人的影响已然盖过了政党的影响。拉舍特这一转移选民注意力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支持率的提升，仍是疑问。

德国选民历来持有求稳心态，（联邦）德国历史上也仅发生过一次彻底的政府更迭。在其他情况下，则只是一个执政伙伴被更换，由此保持了德国政府执政的某种延续性。

此次大选，基于对默克尔执政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德国选民的求变心态也不是那么强烈。但是，默克尔最直接的接班人拉舍特始终得不到选民的认可，于是选民将希望寄托在了肖尔茨身上。肖尔茨如果能成功胜选并出任总理，可以确保德国政府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而社民党取代联盟党成为第一大党，也能满足少部分人求变的心态。

如今，留给联盟党的时间已然不多。联盟党想要重新翻盘，只能寄望于肖尔茨在最后时刻犯错。此外，基于德国目前仍有较大数量的选民还在观望，以及选民的摇摆性很大，联盟党内有些人心存侥幸地期待迄今的民调结果是失真的。

最后，对于拉舍特本人而言，即使他带领下的联盟党在大选中最终落后于社民党，也并不意味着就彻底失去了成为总理的可能。此时就要看组阁谈判中绿党尤其是自民党的脸色，取决于它们是更愿意与社民党还是联盟党结盟。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大选日之后，我们短期内仍然不知道默克尔的接班人是谁。